

學文化小叢書

工農兵寫作教學的 初步經驗

白 川 著



工 人 出 版 社

工農兵寫作教學的初步經驗

白 川 著

工 人 出 版 社

內 容 提 要

“工農兵寫作教學的初步經驗”的主要內容是：綜合成人學習寫作的特點，提出成人學習寫作的方法。這一方法曾在部隊中推廣，收到一定的成績。可供職工業餘學校學員學習寫作的參考。

工農兵寫作教學的初步經驗

白 川 著

*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九號

工人日報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5409 開本：787×1092 1/32

字數：39,000字 印張：1 14/15 印數：1—9,000（累）59,086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一九五五年六月北京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定價（4）一角五分

編 者 的 話

這本小冊子，是根據人民解放軍文化教員常青等的寫作教學經驗寫成的。曾經以“速成寫作教學法的體會”為題，在“學文化”雜誌上連載過。

本書中所介紹的這種教學法，是適應工農兵成人學員的特點並針對這類學員所特有的困難而創造出來的。它符合於“速成的和聯繫實際的”教學方針，這也正是這個教學法的特點和優點所在。雖然這一經驗首先出現在部隊方面，但因為工農兵成人在學習上有着共同的特點，所以，它在職工文化教育的教學中也受到了歡迎。這本書就是希望把這一經驗較系統地介紹給做職工教育工作的同志和職工學員們的。

這一教學方法，還在繼續研究和改進中，這個小冊子所介紹的也只是這種教學經驗的一般道理，難免有不充分或不全面的地方，希望採用這個方法教學的同志隨時把意見告訴我們，以便研究修改。

還要說明的一點就是：這種教學方法，一定要在識字教學的基礎打好以後才能採用。因為這一寫作教學法，只是工農兵成人初學寫作時教學方面的一種較為有效的方法，它不能代替整個的語文教學。如果以為在對成人的語文教學中的任何寫作階段都可以採用，或者以為有了這樣的寫作方法，所有語文教學問題就可以全部解決，那就不對了。學語文，首先要打好識字基礎，還要不斷地注意詞和句的豐富，不能孤立地去學寫作。這是閱讀這本小冊子時所應當注意的。

CA 566/2

定價 一角五分

目 錄

編者的話

- 一 “我寫我”——“向外轉”…………… 1
——闖破內容關
- 二 用熟悉的話寫內心的事…………… 5
——闖破字詞關
- 三 內容第一，步步前進……………10
——闖破形式關
- 四 講、讀、寫親兄弟……………13
——互相支援
- 五 想、說、寫三點成一綫……………18
——想好，說好，一氣寫成，回頭來，仔細修改
- 六 開開三把鎖……………22
——怎樣“我寫我”
- 七 “隨身寶”……………26
——細緻地寫、具體地寫
- 八 節骨眼地方開了花……………30
——有重點，重點長、過程短
- 九 一條大道，兩個路標……………33
——怎樣“向外轉”
- 十 到處留心，見啥寫啥……………40
——勤想、勤看、勤記、追根底、找關係

十一	船有碼頭車有站·····	43
	——排隊、分段、列提綱	
十二	就事論事·····	46
	——舉例作文,“加料、加工”	
十三	舊翻新·····	49
	——當自己的老師	
十四	養成寫作習慣·····	52

一 “我寫我” —— “向外轉”

——闖破內容關

“提起寫文章，愁斷三根腸，”難呀！多少人在寫作中吃苦頭。

我們廣大的工農兵不少人覺得：“筆比槍，比斧頭還重。”“墨水鬆乾在筆尖上，起不了一個頭；寫文章，比綉花難。”

初學寫作，為什麼這樣難呢？這是由於還沒有找到寫作的竅門，還沒有挖出寫作上的病根子——“三關十怕”。今天，我們必須闖破三關，打破十怕。（部隊上初學寫作的同志們，把遇到的困難歸結為三大項、十小項，這就是三關十怕。三關：內容關、形式關、字詞關。十怕：怕講究開頭、怕講究結尾、怕講究結構、怕講究層次、怕講究中心突出、怕命題、怕囉嗦、怕講究體裁、怕講究短小精悍、怕生字生詞。）

首先，在寫作內容上，我們吃了苦頭。

怕命題，看見出題就緊張。不是文章不應命題，也不是命題就全寫不出好文章。那末為什麼怕命題呢？這是因為想寫“放牛苦”“參軍樂”，教員却讓寫不熟悉的什麼“感想”；或指着窗台上的鳳仙花說：“今天是素描這個——至少三百字。”滿腦子擠着“自己挨凍受餓，老財橫眉豎眼”，或者“開歡送會”“戴光榮花”，以及祖國、人民、生產、戰鬥、同志、朋友的事，却硬叫寫什麼“感想”“鳳仙花”，實在寫不出來。為了湊數字，掐着手指頭算，差兩個字不够三百個，劃一個長長的感歎號，“圓滿”交卷。

“素描”不生動，有時寫“感覺”也不深刻，教員又提出：“可以想像，誇大，甚至編造。”有人就東抄西借，胡纏起來；也有人感到更難了，“老虎咬天，沒法下口。”於是又戴上了“笨”“缺乏想像力”的帽子。

“沒寫的，寫不出！”“想寫的不叫寫，不想寫的硬叫寫。”感到：“難呀！”“摸不着邊呀！”“神秘呀！”這就形成了內容關。闖三關，這是要闖的第一關。

這是不是說，不要寫感想，不要素描呢？

是不是我們真沒啥寫呢？

不。問題是在於“寫什麼”“從哪裏下手”。

工農兵有豐富的生活體驗，大大小小終身難忘的事太多了。好歹一想，就是一大串：受過苦，作過難；參了軍，作過戰；翻了身，鬥了把頭、地主；參加了新中國的生產建設……哪件大事能離開我們？今天我們就是國家的主人，初學寫作，首先就要寫這些個——可歌可泣的親身事，從感受最深最熟悉的事下手。有個快板：

生活豐富經驗多，
苦辣酸甜都嚐過，
誰說咱們沒啥寫，
工農兵開筆——“我寫我”。

開展“我寫我”以後，可寫的內容，就像沖開閘門的洪水，奔流出來，如：“參軍騎上大紅馬”“衝破封鎖綫”“我用筆來訴苦”“難忘的七月七日蘆溝橋”“重見了恩人——八路軍”……。有的寫舊社會中的痛苦和鬥爭，有的寫新社會中的勞動和歡樂，不少同志一次想好十多個題目準備一次一次寫。“過去三二百字寫不出，現在下筆一千多”，真是“說不完的話，寫不完的事”。

但是個人的東西畢竟有限，寫完怎麼辦？

不要怕，不等寫完，就有了新東西可寫。這就是說：我寫我時期，自然以寫自己的事為主，但只要是感受最深、最熟悉的，雖然是“我”以外的事情，也可以逐步寫。而且從“我寫我”開始，就是通過感受最深的事情，“趁熱打鐵”，有意識、有計劃地培養和提高思考和觀察能力。所以說：“我寫我”，不僅是解決材料問題，而且還擔負着培養思考觀察能力的任務。這樣，腦子靈了，耳朵好使了，聽句話都引起“三思三想”；眼睛也亮起來了，就會感到：

可寫的東西真不少，天天就在眼前跑。

這時，不僅寫親身事和周圍的熟人熟事，而且可以寫新人新事。例如：有人寫“我們的黨小組長”；也有人坐火車回家取行李，寫出了“人民的火車”一篇文章。這就叫“向外轉”——“見啥寫啥，遍地開花”。

“向外轉”後，由於寫作內容複雜多樣了，文章體裁也複雜多樣起來，這時不僅有敘述文，而且出現了說理文，這是寫作範圍的必然發展。有些同志，經過“我寫我”，不知不覺“向外轉”了。從“我寫我”到“向外轉”，是從最熟悉的、感受最深的事情下手，逐步提高，是合乎規律的自然發展。這兩個階段不是“一刀兩段”的，而是緊緊相連的。不從最熟悉的事寫起，開始就寫內容生疏的文章，好像不會走，就要學跑。當然，我們也不能永遠停止在寫自己的事上，那就會影響我們迅速的提高。

雖然，“向外轉”必然到來，但是，不能等待！更不能像看“沙灘上流水——流到那裏是那裏”。要想轉的好，必須注意在“我寫我”中培養思考觀察能力，作好講、讀課文，運用“真人真事”和典型作業啓發誘導。比方讀了書裏面的“長工苦”，就想起當伙苦；讀了別人的“迎接新機器”，就想起“迎接新工友”。通過分析歸納課文的中心大意，就會提高分析、綜合、組織材料的能力。所

以我們絕不能放鬆講讀。只有不斷地通過講讀，才能提高觀察能力，擴大寫作範圍。

另外在我寫我中，不命題，自由寫。隨着思考觀察能力的提高，再指定範圍寫到命題寫。這也是從易到難，逐步要求。

這就是闖過內容關，指出“寫什麼”。

二 用熟悉的話寫內心的事

——闖破字詞關

有了內容，還要有一定字詞基礎，才能寫出文章。字還不會寫，當然寫不出文章。但是，使用字詞，也有難關。

每讀一課書，講些新詞，教員就說：“下回作文章，一定要用上。”自己爲了寫得生動，也努力扣新詞。於是寫出了：

“他的笑聲很糜爛，他的歌聲很美妙”。

“我們集體主義地包餃子”。

“我是一個浩浩蕩蕩的兵”。

“凍的我轟轟烈烈”。

有個同志用“風吹草動”造句子。造出了“風不吹，草就不動”一句話，鬧的哄堂大笑。

當別人提出：這是“用詞不當”“語句不通”時，就覺得“用詞難”，一詞重千斤。

尤其聽說“作文章要合乎語法”，於是說一句話，寫一句話就問：“這句話合不合語法？”活人受死語法的管教。

有時遇到不會寫的字詞，就停下筆，查字典、問人，查問好了，想好的內容又忘了，只好從頭念，從頭想。剛寫一句，又“卡殼”了，問得別人麻煩，自己也心焦。

這些困難像“絆馬索樣扯滿一地”，一步一跌；肚裏有貨，也不能痛痛快快倒出來。因而要闖破第二關——字詞關。

“闖過字詞關”是不要字詞嗎？不！沒有字詞作基礎，正像

工人沒工具，鳥兒沒翅膀，無論你有多麼巧妙的辦法，有內容也寫不到紙上。有個同志，剛學了二百字，就急着寫文章，結果十分艱難的寫了一篇短文，他拿着文章說：“唉呀！我這是新雞下蛋，你們瞧！文章上還有血絲呢！”這就說明，字、詞、句的基礎多麼重要。問題是要有步驟地、正確地掌握字詞。

我們每個成年人，都經過了十幾年、幾十年說話的訓練，因而話說的通順明白，並且有規矩。有時對於熟事熟問題，能有頭有尾地講一大篇，每篇話中都包含着許多豐富生動的語彙。例如：

形容地主過年穿着新衣裳：“真像個紙扎的人”。

形容地主一身虛膘，上大下小：“像個糠了的蘿萸倒栽着”。

形容物件小，老大娘愛說：“小的像針尖樣”。農民們愛說：“米粒一樣小”。

這些語彙串成串，寫出來，就成了句子和文章。我們“說話”就是“用詞”，話的“說法”就是“語法”。說得清楚明白，就能寫得通順流利。有頭有尾地說一件事，就是口頭作文；把它“翻一版”變成書面文字，就是文章。所以說熟悉的口頭話，就是字、詞、句和文章的老根子。我們的特點，是“能說，不能寫。”現在就要首先把口頭能說的寫出來，翻到書面上來，打破字、詞、句的神秘感，這是工農兵打好字、詞、句基礎的第一步。

我們工農兵成年人，在學習字、詞、句中，應當以工農兵羣衆的語言爲基礎，提倡“說、寫”一致，再逐步學習新鮮的、生疏的語彙和句子。我們絕不能丟開口頭上豐富而生動的語彙，單純去扣文縐縐的詞句。

但是，由於在舊社會裏有錢人才能讀書作文章，把語和文弄分了家。現在有心寫點口邊話，又怕“老粗話上不了文章”，儘管別人喊破喉嚨“說啥寫啥”，仍然不敢寫，寫不出來！

我們工農兵的生活是豐富的；有豐富的生活內容，就有豐富的詞彙。這就是說：有事，就有詞；什麼樣的事，就有什麼樣的詞；出現了新事物就會有新詞來代表，不要扣名詞，也不能亂用名詞，硬把駝鞍放在馬背上。想一想母親叙家常，老同志講故事，他們不扣名詞，不裝斯文，但是聽起來，是多麼入耳入心！作文章，就是要寫出入耳入心的話。

戰士畢生財的作文上，有這樣一段：

前脚剛跨進了地主門，地主就高喊着：“年三十，財神爺剛下界，你就來了，一身的窮氣，吓跑了我的財神爺怎麼辦？快滾！快滾！要不，放出狗來，把你當排骨啃了！”我扭頭就走，我沒有哭，也沒有怕，只是在想：爸爸給他家扛長活，媽媽給他家作針綫，我給他家放小羊，一天忙到晚，一年忙到頭，現在人家吃餃子，敬財神，我們一家人受飢餓，到底誰是他家財神爺？到底誰是他家財神爺？他們的財神爺，就是我爸爸、我媽媽和我！……

前段話裏，多麼深刻地說出了地主的狠毒，讀了令人氣憤。而在後段話裏，一針見血地指出“勞動人民是創造財富的主人”，聽了是多麼入耳入心！

我們的導師加里寧同志說：“母親所教出的語言是最好的語言”“一個活人傾吐他的衷腸時，照常是用自己的普通話……”我們自己在首長、親人面前敘述最苦最樂的事，也很少裝斯文。要想寫出我們工農兵的喜怒哀樂，就必須運用我們最熟悉的口頭話。只有內心話，才能打動人的心，也只有內心話，才能說清內心事。所以說：“自己話，是打開思路的武器。”正如快板所說：

工農兵的話實在棒，生動具體又響亮。

工農兵的話上了台，大篇文章寫出來！

用“自己話”寫“自己事”，不但能打開思路，同時在大量寫作盡情的表達思想情感中，就會迅速的把“口頭話”也變成書面

語言了。這是打好字、詞、句基礎的方法之一。

熟練地掌握一定的口頭常用詞以後，就“有本錢”“有本領”滿懷信心地進一步去“消化”那些生疏的詞句，把“生米煮成熟飯”。

我們工農兵的話，是豐富的、樸素的、生動的，但是還有它一定的局限性。自己的話上了台，絕不是說“書上的話下了台”。書上的話有熟悉的，也有不熟悉的。我們要經過“熟讀”“多看”“多寫”“多說”把書上那些不熟悉的話，反轉過來，變成口頭熟悉的話——自己的話。只有變成了口頭熟悉的話，才可以在運用時，自然的跳到筆尖下，變成書上的話。特別在“向外轉”後，隨着講、讀、寫內容的發展，“戰綫長了”，字詞方面，也要“招兵買馬”。寫新人新事，要有相當的新鮮詞句才能表達得更好。有個同志，參加了首都“五一”勞動節的遊行，別人問他有什麼情況，他只是翻來覆去地說：“人山人海！人山人海！真熱鬧！真是熱鬧極啦！”不能生動地說出這個偉大的場面。只有不斷地豐富詞彙，才能永遠地“有說，有寫”。內容“向外轉”了，詞彙也要轉，否則“沒有金剛鑽，釘不了磁器罐”。

新詞不可能一下子用好，要通過多式多樣的練習。例如根據一個字詞幾個講法的特點，來進行“生字開花”。“生字開花，一個頂仨”；每次“花開三兩朵”，防止“花上又開花”；開花後要結果——聯詞造句，免得孤立地死記字詞，這就是講解和學習字詞的方法之一。

同時我們也必須明白，自己的口頭語言，只是在日常“聽和說”中學習來的，不可免的要有些語病，寫出文章來，就有不通順的句子。學了新詞以後，又必然會出現“用詞不當”。對於這些缺點，從“我寫我”就開始，結合作業，由淺而深地通過講解、小作業、分門別類地“整理語句”來逐步克服。

遇到不會寫的字詞，可以採取“跳障礙”的辦法，不讓一個半個字詞打斷整篇文章的思路。寫成文章後，再來“補窟窿”，在“補窟窿”中又可學到新詞彙。

這樣，首先用自己常用的口頭語句，進而運用熟悉了的新語句，遇到不會寫的字詞可以“跳障礙”，再提起筆來，就會：

心裏的話兒催筆尖，

只嫌筆尖走的慢。

這就是闖破字詞關。

三 內容第一，步步前進

——闖破形式關

有內容，也有了字詞作工具，但是，筆尖上還帶着鐵鎖鏈——形式關。

首先就是怕開頭結尾。聽說頭有“對話法”“比喻法”，尾要“總括一筆”“耐人尋味”等等，就塗來改去沒個完。

其次怕跑了中心，寫寫念念，一句一回頭。怕安錯了段落，一句話，扯來扯去扯半天，“段”，把人心都弄“斷”了。

又怕大講主題思想。像鄧興發想寫個“人人要節約”，剛動筆，聽教員說：“要掌握好主題思想。”他就接連問了五次：“什麼是主題思想？”可是他越聽越不懂。被問的人氣急了說：“我講的全對，聽不懂是你程度低，腦子笨！”鄧興發也急了，急哭了。

怕“短小精悍”，又怕“囉嗦”。說少了，怕說不明白；說多了，又怕劃去三分之一。一個通訊員小鬼說：“老鼠鑽風箱，兩頭受氣。”

有時文章寫成了，聽說“題是全文精華”“要動人新奇”，就想不出個好題，把寫成的文章也扔了。這就是我們要闖破的第三關——形式關。

闖破上面的形式關，不是說這些作法全不要，問題是對初學寫作的工農兵，應該把它擺在什麼樣的位置上，怎麼樣來正正確確地使用它。

剛學寫作，首先要抓住內容，把它想透、寫透。內容是決定